

鄭

志

武王鄭鄭
小
億復同玄
校輯編撰

中華書局

鄭志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問
經堂叢書及古經解彙
函皆收有此書古經覆
刻問經本故據問經本

排印

鄭志卷上

漢 鄭康成撰

魏 鄭小同編

清 秀水王 復輯

偃師武 億校

冷剛問大畜六四童牛之牿元吉注巽爲木互體震震爲牛之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爲手持木以就足是施牿又蒙初六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牿今大畜六四施牿于足不審桎牿手足定有別否答曰牛無手以前足當之案周禮大司寇疏引又內臺疏引此作牛在手曰牿牛無手以前足當之案周禮大司寇正義牛無手故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姊歸縣蓋並以女須作姊又周禮大宰疏引鄭氏易注原姊亦作屈

易歸妹以須注云須有才智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妹名女須○答冷剛云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妹以爲名案詩小雅桑扈正義引原案詩桑扈君子樂胥鄭箋胥有才智之名孔穎達謂胥須古今字引頸下注女字也楚詞女媭之媛楚人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爲媭水經注引袁山松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文亦作屈

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旣宣之矣○張逸問贊云案水經引作問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人案水經引作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

孫皓本註一作頤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體盡以爲火星季夏中心也不知夏至中星名答曰日永

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故尙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指心大也。案詩幽風七月正義引作吳志云云原案禮記月令正義載鄭答孫顥云星火非謂心星也卯之三十度總爲大火與此義同而詞異詩七月流火正義引吳志孫皓與鄭問答之詞悉與此同王應麟謂康已不與吳孫皓同時吳志亦無此語後人因孫皓名氏遂改鄭志爲吳志詳見困學紀聞足證宋本詩疏康已訛由不知鄭志者妄改附識于此

趙商問曰。禹貢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然在大陸以南。固未播也。在于兗州。安得有九。至于何時。復得合爲一。然後從大陸以北。復播爲九也。答曰。兗州以濟河爲界。河流分兗州界。文白明矣。復合爲一。乃在下頭子走南北。何所求乎。觀子所云似徒見今兗州之界。不及九河。而青冀州分之。故疑之耳。旣知今亦當知古。案詩般正義引趙商謂河在兗州之北已分爲九河分而復合於大陸之北又分爲九故問之曰云云悉與此同

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尙書有微子箕子。何答曰。案王制疏引云云悉與此同作鄭答云。微子箕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

堯典注云。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張逸問云。九州而八伯者。何答曰。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伯卽牧也。

臯陶謨注云。堯初制五服。更五百里。禹所弱每服五百里。故始有百里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則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案禮記王制疏引○趙商問云。以王制論之。畿內之國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今率以下等計之。又有

王城關遂郊野卿大夫之采地數不在中今就四百似頗不合答云三代異物王制之法唐虞或不盡然堯舜之德守在四疆鄉遂有無無以言也公卿大夫有舊祿者其四百國非采地爲何王城之大郊關之處幾何而子責急也案禮記王制疏引作趙商不達鄭旨而問鄭云云惟郊野疏作郊郭四百下疏多一里字答云疏作鄭答之云有舊祿者疏作有田祿者

臯陶謨注云。案。禮記王制疏引。故註尚書云。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張逸問云。以張逸疑而問鄭。按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外傳云。禹朝羣臣于會稽。防風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答云。欲明諸侯。

案王制疏引者與此同惟末制多一者字

趙商問金縢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爲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

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歟歟歸其命于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于此禮著在尙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

子案書趙商金縢玄正義引云作與鄭此玄同弟

10 of 10

顧命東房西房。○答趙商曰成王崩之疏引無之字時在西都文王遷豐案玉藻疏引作靈臺辟雍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案玉藻疏引有焉字故知此案詩斯干正義引缺知此二字喪禮設衣服之處寢者夾室與東西房也案玉藻疏引作設衣服有夾有房也與此詞異周公攝政致太平案玉藻疏引無致太平二字制禮作樂乃立明堂于王城○答張逸云周公制禮建國於土中案玉藻疏引張逸疑而致問鄭答云周公制于土中云云與此稍異洛誥云王入太室裸是也顧命成王崩在于正義一作于案詩斯干正義引張逸疑而問鄭鄭答之云云並缺自於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案詩斯干正義引鄭志答張逸語禮玉藻疏引張逸疑而問鄭鄭答之云云並缺自於鎬京宮室至左右房二十一字惟作承先王宮室耳六字又宣王承亂室百堵西南其戶未必案玉藻疏引作又不能尙書顧命正義引鄭答張逸語自成王崩至此數語並合

如周公之制。〔原案〕書頤命正義引鄭志答張逸語。詩斯干正義兼引答趙商語。與此詞句互異而意指並同。

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祭法。鯀鄣鴻水而殛死。注謂不能成其功也。○答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于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與之。若以爲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尙書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已言。懼其意有慙德。爲說父不肖其罪之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按禮祭法正義引。〔原按〕禮記祭法疏引此其罪下無之字。

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原案〕詩甘棠正義引。此作張逸同。箋以爲當文王與紂之時。此誤以爲兼說二詩詳詩譜正義。詩傳及樂記。武王卽位。乃分周公左。召公右爲二伯。文王之時。按詩譜正義引。無詩傳下二十四字。原本誤作註文。今據詩正義校正。不審召公何得爲伯。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按詩甘棠正義引。鄭志張逸以行露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謂此甘棠之詩亦文王時事。故間之云。云。自詩傳以下。悉與此同。

張逸問。何詩近于比賦與。答曰。比賦與。吳札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按詩關雎序正義引。〔原案〕此條與下二條並見詩關雎正義。其以比賦與原來不分。疏解此條大意最爲明曉。

張逸問。嘗聞一人作詩。何謂。答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譏。王政得失。閔風俗之衰。所憂者廣。發于一人之本身。按詩關雎正義引。

張逸問。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答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爲風。按詩關雎正義引。

張逸問。麟趾義云。關雎之化。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其信厚如麟趾之時。箋云。喻今公

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于麟惟于此二者時關雎之化致信厚未致麟答曰衰世者謂當文王與紂之時而周之盛德關雎化行之時公子化之皆信厚與禮合古太平致麟之時不是過也按詩麟趾序正義引原案詩麟趾不能過也正義引此作

張逸問行露召伯訟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答曰實訟之辭也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訟按詩行露序正義引

小星傳禡禪被也箋云禡牀帳也○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又諸妾抱帳進御于君有常寢何其碎

答曰今人名帳爲禡雖古無名被爲禡諸妾何必人抱一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按詩小星正義引

張逸問箋本註禮矣平王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王也答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爲平故以號

文王焉按詩何彼穠矣正義引

張逸問騶虞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犯言多賢也案詩騶虞正義引

張逸問豕生三曰羶不知母豕也豚也答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羶自三以上更無名也按詩騶虞正義引惟自三以上句作以自三以上又爾雅釋

獸疏引無自三以上及末八字

谷風涇以渭濁箋云此絕去所經見因取以自喻○張逸問何言絕去答曰衛在東河涇在西河故知絕去不復還意按詩谷風正義引

張逸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何時人答曰楚邱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中仲梁子先師說魯人原案詩定之

方中正義及王海無說字引此當六國時在毛公前按蘇玉定之方中正義及王海所引並如原按

按王

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兩讀或言說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一本註一作古事也詩定之方中正義引惟正義作或云說者說此省也字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正義所引惟至述其古事而止

張逸問氓詩箋云耽非禮之樂小雅云和樂且耽何謂也答曰禮樂者五聲八音之謂也小雅亦言過禮之盛和樂過禮之言也燕樂嘉賓過尊賓也不以禮耽者非禮之名故比禁女爲之

故此禁女爲之。按詩氓

之盛和樂。追廟之詩也。無其事者。追臣賢者。不以辭聯于廟廟。不以樂以禁之。不正義引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于彘。幽王滅于戲。在雅何答曰。幽厲無道。酷虐于民。以強暴至。于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于百姓乎。按詩王城正義引

君子陽陽箋云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職也○張逸問何知在位有官職又男子焉得在房

答曰房中而招人豈遠乎故知可招者當在位也招之者樂官有祿而無言責苟免時耳路寢房中可用男子按詩君子陽陽正義引禮記玉藻疏節引路寢房中句可用男子作所用男子

張逸問有女同車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答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于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按詩有女

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有女詩

張逸問。幽七月專諱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答曰。以周公專爲一國上冠先公之業。亦爲優矣。所以

張逸問。幽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答曰。以周公專爲一國。上冠先公之業。亦爲優矣。所以
在風下。次于雅前。在于雅分。周公不得專之。按詩幽譜正義引

張逸問。皇皇者華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爲每懷。和當爲私。而此言忠信。愚意似乖也。答曰。非也。此周之忠信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按詩皇皇者華正義引。

張逸問。常棣箋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卽二叔宜爲夏、殷末也。答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本註〕鄭衆、賈逵。又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足自明矣。〔本註〕周仲文蓋漢世夏、殷之末。不得爲管、蔡。鄭答註左氏者。謂鄭、賈之說也。○按詩常棣序正義引。

縣詩自西徂東箋云。豳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也。○張逸問。豳與周原不能爲東西。何謂。答曰。豳地今爲栒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至正東乃得周。〔原案〕詩縣正義及呂祖謙讀詩記引。此句無至字。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按詩縣正義引。

棫樸箋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趙商問。棫樸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此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答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故著其大數。乃言軍耳。〔原案〕詩棫樸正義引。此問答。又此作又出。乃言上有則字。時邁正義引。雜閭志。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二語其大意可參合。而此本未錄載。今附識之。○案詩棫樸正義引及時邁正義引。雜問志並如原案。

趙商問。生民箋云。帝上帝。又云。當堯之時。姜嫄爲高辛氏妃。〔原案〕詩生民正義及杜佑通典引。此俱作高辛氏世妃。意以爲非帝譽之妃。史記譽以姜嫄爲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氏帝。苟信先籍。未覺其偏隱。是以敢問易毛之義。答曰。卽姜嫄誠帝譽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歆歆然。是非眞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天下之事。

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稷稚于堯堯見爲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子位乎。按詩大雅生民正義引

序長發大禘也○趙商問云按祭法殷人禘饗而郊冥又喪服小記及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出自以其祖配之注皆以爲祭天皇大帝以饗配之然則此詩之禘亦宜以爲圜丘之祭不審云郊何答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祖從出之明文也云注皆以爲祭天皇大帝詩之大禘宜爲圜丘之祭探意太過得無誣乎禘者祭名天人共云〔原案〕詩長發正義全載此條雖正義節引云禘大祭天人共之

答張逸云文王承先公之業積修其德以致風化述其美以爲之法能行其本〔原案〕詩譜正義引此作得行其本則致末應既致其應設以爲法也○又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按詩周南召南譜正義引同惟又云作鄭答張逸云餘如原按

答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按詩闡唯正義引

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

論語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詩箋以哀爲衷此以哀爲義按詩闡唯序正義引詩箋二句作此以哀爲衷彼仍以哀爲義者旬稍異○答劉惔云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詩闡唯正義引此後

字下有說字

答趙商曰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夫人王后則不然也案詩葛覃正義引〔原案〕

據詩葛覃正義校正卷耳傳采采事采之也○答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芣苢亦然雖說異義

則同。按詩卷耳

螽斯不言興。○答張逸云。若此無人事實興也。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衆篇皆然。按詩螽斯正義引

答張逸曰。行露以正言也。擣有梅以蕃育人民。按詩擣有梅正義引

野有死麕。無使尨也吠。○答張逸云。正行昏。不得有狗吠。〔原案〕詩正義載此昏字下有禮字。

答張逸云。雌雉求牡。非其耦。故喻宣公與夫人樂。按詩匏有苦正義引

詩序。旄邱責衛伯也。○衛是侯爵而爲州伯。張逸疑而問。答云。實當用伯。而侯德適任之。按禮記王制正義節引少實當正用伯

一句。何嫌不可。命人位以德。古亦然也。按詩旄邱正義引答詞同

答趙商曰。狄人入衛。其時明然。戴公廬漕及城楚邱二者。是還復其國也。許夫人傷宗國之滅。又閔其民。欲歸行其野。視其麥。是時之憂思。乃引日月而不得歸。責以冬夏。與誰因誰極。未通于許夫人之意也。按詩接義載曉正義引

清人刺文公詩也。文公厲公之子。清人當處卷末。由爛脫失次。廁于莊公時。○答趙商曰。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錄者直錄其義而已。按詩譜序正義引答趙商作鄭答張逸其義作存義。又鄭譜正義引答趙商語第字上無次字。

答張逸曰。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于民。惟食園桃而已。非徒薄于十一。故刺之。按詩園有桃正義引

伐檀傳云。熟食曰殫。箋云。殫讀如魚殫之殫。○答張逸云。禮殫饔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殫相配。故易之也。按詩伐檀正義引

采苓傳。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箋云。興者。喻事有似而非者。故易之。按詩采苓正義引

魚麗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答趙商云。于文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以感切之。至成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悔將何及。未可定此篇爲成王時作。魚麗之序而發本註趙商據問則子時鄭未爲譜。故說不定也。後爲此譜。則次定爲成王時也。○按詩小雅譜正義引。又本註亦即引正義語。

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按詩常樣正義引

車攻傳曰。戰不出頃。田不出防。○答張逸云。戰有頃數。不能盡其多少。猶今戰場者不出其頃界。田者不出其防也。按詩車攻正義引

答趙商云。衛武公居殷墟。原按詩賓之初筵正義引。此作衛殷之畿。內故用殷禮。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衛稱殷禮。案詩賓之初筵正義引。無衛武公居殷墟故用殷禮二句。惟作衛殷之畿內與原案同。又禮記曲禮下正義節引答趙商二句。

大車傳。以茭爲鵩箋。以茭爲翫。似易傳。又言其青者如鵩。復似從傳。張逸疑而問之。答云。鵩鳥青非草名。翫亦青。故其青者如鵩。按詩大車正義引。以似易傳作鄭答曰。似易傳答云。如易傳答云。作鄭答曰。

答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者。正義引者字上有仕字。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原案此與前條並見大車正義而無衣正義亦引此條。

孫皓問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其月納之。七月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即出之。藏之既晚。出之又早。

何答曰夏十二月取冰二月開冰四月班冰是其常也藏之既晚出之又早晚者建寅乃藏與此周禮十二月藏冰較遲一月故出之早者四月夏之二月出冰與周禮同今幽上晚寒故可夏正月納冰按周禮官凌人疏引答詞作鄭答志以夏十二月取冰云云至此而夏二月仲春太簇用事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止惟幽土晚寒句脫去晚字下接故納冰可用夏正月也

夏二月仲春太簇用事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原按詩七月正義作幽土寒攷七月毛傳亦有幽土晚寒之文陸德明釋文云晚節而氣同惟幽土寒孔穎達又引鄭志答張逸云晚溫亦晚寒則晚字非可節去其爲傳寫脫落無疑此本未錄載答張逸原文并附識以備攷○案詩七月正義節引鄭答孫皓語自幽土晚寒句起至未並同又周禮凌人正義並及冢宰序官正義並節引此條亦略相同惟詩七月正義引鄭答張逸云晚寒亦晚溫與原案所引稍異餘並同

趙商問按禮記玉藻疏作趙商問膳夫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按周禮膳夫疏引無物皆有俎四字是爲三牲備焉有三牲備商按玉藻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太牢禮數不同請問其說原按周禮膳夫正義引此作請聞其說答曰禮記後人所定註一作集○按膳夫疏並作集據時而言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難據也本註一云禮疏玉藻疏並作集據時而言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難據也數不同難以據時而言也按膳夫疏引同本註又玉藻疏作故鄭據王制之法無難也二字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與禮違者多當以經爲正引此答詞節去據時而言

四字

絲衣序繹賓戶也高子曰靈星之戶也○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按詩周頌絲衣序正義引

趙商問傳曰凡土功水畧正而栽日至而畢召誥于三月之下營洛不依禮之常時答云傳所言者謂庸時也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衆殷樂之與否則由欲觀民之意故不依常時也按詩定之方中正義引

僖四年傳云五侯九伯○答張逸云按詩旄邱序正義引此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

牧二伯佐之太公爲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若征按旄邱序正義引征作王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是天子何異乎云夾輔之有也按詩旄邱序正義引原案云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何夾輔之有太公爲王官伯分主自陝以東不可分爲四侯半故稱爲五侯云若征八伯說內有一伯故爲九伯其大意同而文有異○按原按所引王制正義與今本同惟爲王官今本作官爲五

坊記引燕燕詩注以爲夫人定姜之詩○答晁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按詩燕燕正義引又南陔等篇序正義引答晁模云亦同惟盧君下多一耳字且然作當然禮記坊記正義節引鄭志答曰晁模云注記時孰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其詞稍異

禮器云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注云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者非必欲急行己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爲孝○答靈模云爲記注之時依循舊本此文是也後得毛詩傳而爲詩注更從毛本故與記不同案禮記禮器疏引原案靈模與前晁模當是一人或後來傳寫者避宋太宗諱不書晁正義亦或誤吳爲靈因作靈而未晉蓋一遂彼此岐異禮記注疏刊本于坊記正義作晁于禮器已正久此姑各仍其舊似沿訛

鄭志卷中

趙商問曰。按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卽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按周禮大司徒序官保氏疏引

趙商問。腊人掌凡乾肉。而有臘肺。何答云。雖鮮亦屬腊人。按周禮腊疏引

趙商問云。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狹。何答云。巡守禮制丈八尺。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太廣。四當爲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也。按周禮內宰疏引。又質人疏引。鄭答志咫八寸。四當爲三。三三尺謂二尺四寸也。與此詞稍異。兩意可互證。

趙商問。司服王后之六服之制。目不解。請圖之。答曰。大裘、袞衣、鷩衣、毳衣、繙衣、玄衣。此六服皆纁裳赤舄。韋弁衣以鞣皮。弁衣以布。此二弁皆素裳白舄。冠弁服黑衣裳而黑舄。冠弁玄端禪衣玄舄。首服副從王見先王。揄翟青舄。首服副從王見先公。闕翟赤舄。首服副從王見羣小祀。鞠衣黃履。首服編以告桑之服。檀衣白履。首服編以禮見王之服。祿衣黑履。首服次以御于王之服。六翟三等。三舄玄、青、赤。鞠衣以下三履黃、白、黑。婦人質不殊裳。履舄皆同裳色也。按周禮屨人疏引。惟御于王之服下多后服二字。又追師疏引。鄭答志云。展首服。新王制疏節引。鄭志作又以章弁爲素可。互證。並

趙商問族師職曰。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在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族師之義。隣比相坐。康誥之說。門內尙寬。不知書禮是錯。未達旨趣。答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勅之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尙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原案周禮族師正義引此問答。自族師之義以下。其文悉同。書康誥正義則謂周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而周官隣保以比伍相及。趙商疑而發問。鄭答云。周禮太平制。此爲居殷亂而言。其文與此本迥異。蓋撮舉大指。不必盡依原文注疏中類此者不少也。○按周禮大司寇疏全引此條。惟族師之義作族師之職。其餘悉同。

張逸問載師注。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何謂。答曰。六鄉之民。上地不易家百畝。一易家二百畝。再易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百畝。六遂之民。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而六百五十畝。以三分去一之法。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畝。萊于三分去一。乃得十二。按周禮載師疏引載趙商問載師職。凡宅不毛。乃罰以一里布。田不耕者。罰屋粟。商以田不耕其罪莫重。宅不毛其罰當輕。宅不毛乃罰以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則罰之三夫之稅粟。未達罰之輕重之差。云爲之旨。答曰。此法各當罰其事。于當其有故。何以假地輕重乎。按周禮載師疏引載

劉炎問載師職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云。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答曰。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算歛。在九賦中者也。按周禮閭師疏引

劉炎問閭師職云。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下至任虞。凡八貢。不道九賦。下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若此者。豈上八貢者復出八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爲九。將自布賦不同。重計八

貢未之能審也。答曰。讀天官冢宰職則審矣。無職在九賦中。今此不言其餘。獨言此者。此官掌歛賦。嫌無職者不審出算。故言耳。按周禮闡師疏引

趙商問。調人職稱父之讎。辟諸海外。君亦然。注使辟于此。不得就而讎之。商以春秋之義。子不復讎非子。臣不討賊。非臣。楚勝之徒。猶言鄭人在此。讎不遠矣。不可以見讎而不討。于是伐之。臣感君恩。孝子思其親。不得不報。和之而已。子夏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苦。枕干。不仕。不與共天下。遇諸市朝。不反兵。天下尚不反兵。海內何爲。和之豈宜。不達二禮所趣。小子曰。惑少蒙解說。答曰。讎若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否乎。子之所云。偏于此義。按周禮調人疏引。又禮記曲禮疏節引答詞亦與此合。張逸問云。鬯人職注云。秬如黑黍。一稃二米。按爾雅。秬一稃二米。未知二者同異。答曰。秬即其皮。其稃亦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更無異稱也。案周禮宗伯序官鬯人疏引。爾雅釋草疏引。少更無異稱也。句原宗伯序官正義謂秬者卽黑黍之皮。稃是一稃還是秬皆引此條而疏解之。

張逸問。籥師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謂。答曰。廢置也。于去聲者爲廢。謂廢去不留也。
〔原案〕周禮宗伯序官正義引此條作于去者爲廢。故曰廢。禮記檀弓正義作于去聲者爲廢。謂廢留不去也。其文互異。

大宗伯職注云。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于火土。○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社卽句龍。今云五官之神在四郊。其二祀合爲犁。食火土者何。答曰。犁爲祝融。句龍爲后土。左氏下言